

在耆老訪談中，不時流露。加上其他祭拜行為，亦能激發信徒的凝聚與認同。

其七，就近管理：寺廟原本就有區域性的限制，跟地方同聲通氣，因此，過去的廟祝都由關係密切的當地人負責。近年來，改設管理委員會後，問題比較複雜，廟祝可能委託外人管理，造成廟宇跟地方的疏離。難能可貴的是，大坑罟的廟宇管理仍保濃厚的地緣意義，如協天宮的廟祝就住在附近，各種狀況瞭若指掌，鄰里互動十分良好。中興宮的廟祝與廟的淵源很深，是適當人選。威靈廟則由旁邊的民眾輪流管理，因認真負責，曾得全縣寺廟整潔優勝。其他小廟也是當地民眾自動點香清理。全里數座廟宇均由當地人就近管理，且績效良好，實不多見。

其八，血緣結合：血緣是社會的結合力量，也是村落的穩定基礎，然血緣關係缺乏彈性，或許會限制社會的變動與開創，大坑罟至今還能保持相當程度的村落型態，與此不無關聯，何以知悉大坑罟是血緣聚落？走訪廟宇，從其牆壁上羅列興修時捐獻者名單，答案即可揭曉。威靈廟於民國六十一年重建時，林姓比例佔全部的20%，到民國八十七年興建金亭時，已激增到為37%，整個大坑里林姓居第二大姓的情況下，猶有這麼高的比例，可見威靈廟附近是林姓宗親的密集地。而協天宮和中興宮的贊助者，以陳姓為主，其他姓氏比例甚低。因此，大坑罟的廟宇提供陳、林兩大姓結合的另一重要機制。

綜合如上討論，大坑罟的民間宗教不惟是信仰中心，且具豐富的內涵，固定建築的廟宇

奉祀和室外空間的特殊祭拜，彼此交光互影，共同協合運作。

地緣即此信仰過程中的整合基礎，蘭陽平原是台灣極少數漳州人為主的移墾區，大坑罟更幾全是漳州人的領域，民間宗教的表現就是很好的見證。尤有進者，這裡的百姓透過宗教活動，瞭解大坑罟的重要角色，體會光榮感的效應，從而建立新地緣的認同與本土化的社區意識。在此區域內，住民以陳、林兩大姓為主，而有聚族而居的現象。同時，廟宇興修與祭拜活動中，即能看出血緣是無所不在的支柱與鑿痕。

過去處於邊緣地帶的大坑罟子民，感恩協天宮、威靈廟、中興宮等的庇護，當然積極參與廟會活動；現在人口外移，產業落後，這些廟宇便成為懷念與寄託的所在，同樣傳承祭拜行為，熱烈如昔。因此，大坑罟的民間宗教，相較其他地區，更能反映生活實情，呈現社會意義，彰顯區域特色。

附註：

拙文之作，感謝彭名珮和鍾文通協助蒐集資料，內容大都田野所得，因訪談多次，過於繁瑣，為省篇幅，不另加註，謹向受訪者陳阿珠、陳棟華、莊萬春、陳玉麟、陳阿玉、劉春明、陳阿梅、游枝福、林垚豐、王健宗等耆老致申謝忱。

參考文獻

許淑娟 1991 《蘭陽平原祭祀圈的空間組織》
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 頁79。